

荒江女侠
(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46.4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37.20 元

目 录

第七十八回	邂逅中途女儿劫狱 绸缪良夜壮士乞婚	(1)
第七十九回	秘径出奇仇头斯得 深山惊艳玉臂何来	(32)
第八十回	窥浴动淫心萧墙起祸 倒戈下毒手峻岭丧师	(50)
第八十一回	龙骧寨剑仙救大厄 曾家庄故雨话旧情	(71)
第八十二回	檀板银筝筵前观女乐 柔肠侠骨谷内报凶音	(85)
第八十三回	袁寨主攻城报私怨 鲍提督征谷起雄师	(101)
第八十四回	制胜倚双雄头陀殒命 出奇探间道勇将陷身	(117)
第八十五回	观奇能前山求挑战 仗粲舌深夜请息兵	(134)
第八十六回	一夕退三军智穷老将 征途逢奇事艳说荒江	(150)
第八十七回	比剑术古刹飞银丸 庆新婚洞房遇刺客	(169)

荒 江 女 侠

第七十八回 邂逅中途女儿劫狱 绸缪良夜壮士乞婚

自从荒江女侠在白牛山杀死了飞天蜈蚣邓百霸，复得父仇后，和剑秋回到龙骧寨小住。但因宇文亮对于此事略有不满，虽经李天豪数度劝解，消除恶感。而莲姑眼见剑秋和玉琴十分亲密的样子，在她芳心里，酸溜溜地怀着一团醋意。曾于黑夜伺隙行刺，然而也没有成功。玉琴的心里也不免有些芥蒂，遂急急和剑秋离别了龙骧寨到关外去。

李天豪隐约知道这事，背地里告诉了蟾姑，深怪莲姑有欠光明态度，得罪女侠。蟾姑早觉得自己的妹妹醋意很深的，因此姊妹俩也有些不甚融洽。而莲姑情窦初开，小姑居处尚无郎，颇有衿梅之感。先有天豪，后有剑秋，大好郎君都被他人捷足先得，心里更觉得不快。宇文亮、李天豪虽在寨中积极招罗贤士，积草屯粮，在后面虾蟆岭下开辟了一条秘密隧道，以作出路。又在寨外分水岭上筑起碉堡来，派部下驻守，以备官军来攻时，成犄角之势，不让官军封塞洞口。那白牛山上的王豹也奉了命令，将部下严加操练，龙骧寨一切事业确已有不少进步。李天豪胸怀大志，努力前进。惟有莲姑却精神颓唐，每天只是睡觉。宇文亮虽是个粗人，然也窥知他妹妹的心事。便劝莲姑出外一游，不要闷在寨中。莲姑也很想出去走走，凭着自己的目光或可物色得一位佳婿。想起他们有一家亲戚姓洪，住在山西潞安州，洪家的

老太太待他们姊妹俩很好的。多年没有相见，消息不通，所以要到那边去走一遭。先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她的哥哥宇文亮，只说久蛰思动，要出外去走一遭。宇文亮当然赞成，便预备了些关外土产，如皮货之类，给他妹妹带去赠送洪家。蟾姑知道了，揣知莲姑的意思，也愿意她妹妹到寨外去一游，遂和天豪设筵代她饯行。

莲姑别了兄长和姊姊，离了龙骧寨，跨上一头黑马，便向山西赶奔而去。行了好多天，已入山西省境。莲姑早行夜宿，在路上观玩风景。久在塞外朔漠，枯寂沉闷，此刻便觉舒畅多了。有一天将近五台山，在途中忽听鸾铃响，有一骑自后疾驰而来，倏忽间已至身侧。莲姑睇视，一头青鬃马上坐着一个五陵少年，披着轻裘，腰系一剑，丰姿甚是俊秀。在塞外罕见有这般美男子，若和李天豪、岳剑秋比较起来，也不相上下了。那少年瞧见了莲姑，也是不胜惊异：这样一个美貌少女，却独自在山路上行走，不怕匪徒覬觐吗？遂很注意于她。一会儿，少年的青鬃马已超出莲姑的黑卫，相隔有数百十步之遥。莲姑不甘示弱，两腿一挟，催动坐骑追向前来。少年屡屡回首，莲姑见他这个样子，不由嫣然一笑。少年见莲姑向他浅笑，一颗心不由荡漾起来，坐下马渐渐慢走。早让莲姑的黑卫追出，落后至二百步。少年复加上一鞭，向前追逐。莲姑不欲被那少年追及，也努力驱马飞跑。少年的坐骑追到莲姑背后，尾随着跑了一里路，方才又追出前面去。

这样快快慢慢地跑了七八里路，天色已晚，少年忽然停辔，待莲姑行近，对她带着笑脸说道：“请问这位姑娘芳名？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此处宿头很少，惟有前面小羊坪有

小逆旅可以借宿的。风闻这里绿林好汉甚多，姑娘须得小心。”莲姑微笑答道：“我姓宇文，闺名莲姑，方从塞上来，往潞安州探望亲戚的。请问尊姓大名？”少年笑道：“承蒙垂告，荣幸之至。鄙人姓杨，草字乃光，潞安人氏。此番正从北方回来，巧和姑娘邂逅。姑娘到潞安州去探访哪一家亲戚？如蒙不弃，鄙人当追随鞭镫，同返潞安。”莲姑点点头道：“很好，我是往潞安洪家去的。一人独行，路上正嫌寂寞。有杨先生作伴，使我不致迷津，真是最好的事了。”于是杨乃光陪着莲姑并辔而行。

不多时，前面早望见有一个小小村庄，就是小羊坪了。入得村来，果然有一家小旅店。店伙站在门前候客，见二人到来，连忙上前招呼，代他们牵住缰绳。二人跳下坐骑，把坐骑交给店伙，带了包裹，走进店堂。这旅店是简陋不堪的，只有二三个小房间。休息一会，用过晚膳，杨乃光走到莲姑房间里来坐谈，讲些江湖上的轶事。莲姑听他很是熟悉，暗想此人大概也是吾道中人吧。倘然有真实本领的，可以请他入伙，同谋革命事业，倒也是大大的臂助，将来也可在我哥哥姊姊面前交代得过哩。所以假以辞色，竭力和杨乃光周旋。但杨乃光尚不肯将自己身世完全告诉，只知他是一个精通武艺的少年，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了，常在外边游历，交友很广。杨乃光当然也向莲姑询问家世，莲姑和杨乃光是初次见面，所以也不欲完全吐露，只说自己的哥哥宇文亮在张家口作皮货生意的。因那边常有盗匪，所以兄妹略习武术，以备万一之虞。谈了好多时候，已过二更。杨乃光遂说：“姑娘路途辛苦，该早休睡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很客气地告退出去。莲姑等杨乃光走后，便把房门闭上，打了一

个呵欠。连日赶路，仆仆风尘，也觉得有些疲乏。遂脱去外衣，上炕安睡，但她今日无端遇见了杨乃光这样一个美少年，一颗芳心顿时活跃起来，一合眼好似有杨乃光站在她的面前，笑语晏晏，不由辗转反侧，好梦难成。心中胡思乱想，良久良久，直到下半夜方才睡着。

次日起身，忽然老天下起雨来，风斜雨细，道途泥泞，其势难以动身了。莲姑开了房门，梳妆后立在檐溜边，瞧天上阴云密布，那雨愈下愈大，对着雨丝正在出神。杨乃光却从背后轻轻地走过来，口里咳嗽一声。莲姑回头见了，皱着眉头说道：“真不巧，天公下起雨来了。”杨乃光道：“姑娘只好有屈玉驾，在此多耽搁一天了。这条路很是难走，下了雨没处躲避。”莲姑道：“我一心要想早早赶到潞安州，若在此间枯坐一日，怎不令人烦闷？”杨乃光道：“我与姑娘同有此感。但我幸遇姑娘，比较独行踽踽没得伴侣的，远胜多多了。今日当伴姑娘长谈，以解寂寞。”莲姑听了点点头，也不说什么。店伙送早餐进来，莲姑便回房去用过早餐，一会儿杨乃光步入房中，在莲姑对面坐下。莲姑却坐在炕上，将身斜倚着，两手反撑在炕边，露出一团娇慵的样子。杨乃光陪着她谈谈说说，曲意承欢，彼此很是投合。这样消磨了一天光阴，明天已是天晴。杨乃光代莲姑一起付去了宿资，伺候莲姑上道。现在二人一见如故，已十分相熟了。一跨马，一坐黑卫，离了小羊坪向太原进发。

数天后，已至太原。这里是山西的省会，城廓雄伟，居民稠密，有山西巡抚驻节于此。二人进城，便在一家较大的客店里投宿，和小羊坪的逆旅不可同日而语了。杨乃光对莲姑说，城东有一家姓车的，是他的老友，所以明天早上要去

拜访。下午预备陪莲姑到名胜之处去游玩，多住一天，然后动身。莲姑当然同意。次日上午，杨乃光出去了，莲姑独在客店里闲坐。她还没有知悉杨乃光的身世，大概须到潞安州方能明白一切。这几天在途中赶路，约略可以窥见杨乃光是个风流之辈，对于她自己很有些意思，只是尚在萌芽中，没有成熟罢了。自己本想出外寻找一个相当的夫婿，那么此人未尝不是嘉偶呢。她这样想着，心坎里对于杨乃光已有七八分许可了。等到午饭用毕，专待杨乃光回来。但是守候了多时，不见他的踪影。看看日影渐西，自思杨乃光曾许今天下午陪我出去游玩的，他明知我一人在客寓里消遣无伴，断无把我抛下而自己去寻快乐之理，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未归寓呢？莫非被他的朋友留住了吗？然而他总该饰词推托，何至于一去不返，莫非有什么意外之事吗？

她正在胡思乱想，忽见一个店小二形色仓惶地跑进来，向她问道：“姓杨的客人和姑娘是亲戚，还是一家人？”莲姑不知所以然，遂答道：“他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一起赶路往潞安州去的。你问他做甚？”店小二点点头道：“这样还好，正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诉姑娘。姓杨的今日上午到一个姓车的友人家里去晤谈，不知怎样的，被车家暗暗地报告了官府，派了大批捕役前去，将姓杨的捉将官里去了。”店小二的话尚未说完，莲姑不由大吃一惊，忙问道：“真有这事吗？你听谁讲的？为什么姓车的要把他陷害呢？”店小二道：“我刚才有事出去，行过玉带桥，逢见许多捕役持着铁尺、短刀、棍棒等武器，押解着一个醉汉从桥上走下来。那醉汉被人捉了尚醉卧未醒，许多人随着瞧热闹。我仔细一看，那醉汉不是别人，正是和你姑娘同到小店里来歇宿的杨爷，顿使

我惊异莫名。内中有一个姓张的捕头和我相识的，我便走上前去查问根由。他告诉我说：‘这姓杨的客人乃是潞安州有名的飞贼，江湖上都唤作一阵风杨乃光，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本领非常高强。常偷富豪之家，见有美貌的妇女，就是采花，犯过的案件累累。山西省里无不知道杨乃光的声名。省中大吏几次三番要捕他到案，只是不得成功。有一次在临汾一家妓院里，已把他围住了，仍被他免脱，反击伤了数名捕役。这次他到太原来探访朋友，那姓车的名雄，本是他一伙中人，只因近来车雄已洗手不干，归了正，和本地的绅士武吟乐攀了亲家，常和官场走动，便变了心肠，见面后就想把杨乃光擒送到官，求得功劳，只惮杨乃光的本领高强，所以设筵洗尘，先把杨乃光灌醉后，遂派家人到衙门告密。他等方才赶去，不费吹灰之力将杨乃光活活擒住，送上衙门审讯口供。’我经他告诉了一遍，方明真相。因为瞧见姑娘是好人家的闺女，不象和贼人一党的，遂回来告诉你一声啊！”

莲姑听了店小二的说话，大为诧异，便道：“那姓杨的果然是飞贼吗？这个我却不知道。其中难免有冤枉的事，我不信他会作贼的。”店小二道：“是呀，我起初也不相信，但是捕役这样说的。少停说不定要到这里来搜查。姑娘既然和姓杨的没什么关系，犯不着牵连在内，免得拘到公堂出乖露丑。不如姑娘现在先行走了吧，可以脱却干系。否则公差来时，我们店里人也不能代你庇护的。倘然先走开了，我们可以诿称不知情。”莲姑听店小二叫她躲避，明知店小二乘机要得些好处。自己和杨乃光究属初交，不知他的底细，真犯不着和他一起去吃官司。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还是先离开了这里再作道理，所以莲姑便从身边掏出三两银子，递

给店小二道：“这些钱给你买东西吃的。”店小二连忙带笑说道：“啊呀，姑娘赏赐这许多钱吗，谢谢姑娘！”说着谢字，早把银子接到手里，向他怀中一塞，走出去了。

莲姑遂去收拾包裹，付清了她个人的房饭金，走出店来。原来那店小二已牵着她的黑卫在店门口伺候了。莲姑跨上黑卫，向前奔驰，出了太原城，向南进发。薄暮时到了一个小镇，仍在一家小旅店住下。黄昏时独坐斗室，对着孤灯，十分无聊。实在这几天有了杨乃光作伴，有说有笑，多意多情。现在仍是形影相对，难遣寂寞，这真是难以自解了。暗想象杨乃光这样的美男子，不信他会作贼的。此事我总不明白，难保其中不有他种曲折。我既和他萍水相逢，许为友侣，也不能丢下这事情不管。倘然他是冤屈的，我理当设法援救他才是。何可飘然远行，独善其身呢？她这样一想，又深悔自己不该听了店小二的话，马上一走，给人家知道了也要笑我太无勇气。于是她一颗芳心依旧牵系在杨乃光身上，踌躇再三，决定明天仍要重返太原，去探听杨乃光的下落，以明真相。

次日，莲姑把黑卫留在店里，自己步行入城，到街坊上去探听消息。走到一家酒楼上，独自占了一个座位，点了几样菜，慢慢吃着。恰巧对面座上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在那里喝酒闲谈，正讲起杨乃光的事情。一个左边的男子说道：“古语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杨乃光是个神通广大的飞贼，有非常好的本领，来无影，去无踪，不知犯了多少窃案，奸淫了多少妇女。昨天他忽然到这里来探访朋友，他的朋友车雄以前也是江湖上人，现在竟为卖友求荣，灌醉了杨乃光，把他捉将官里去。审问之下，杨乃光完全承认，

送入牢监，听说不久就要处决的。可见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杨乃光的末日到了，大快人心。”右边的男子接着说道：“杨乃光当然罪不容赦。可是那个姓车的也太没义气，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害朋友，杨乃光死了也不瞑目的。”左边的男子又道：“杨乃光这人名气很大，起先我不知他是个怎样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大盗。直到昨天公堂审问时，我跟着王公差挤进去看，原来是个白面少年，脸蛋儿生得非常俊秀的。倘使他平日站在我的面前，必要当他是王孙公子。谁料到这样一个人会做盗贼的呢？可惜，可惜！”这几句话早触动了莲姑的心怀，心中暗暗盘算，也觉得杨乃光如此结果未免可惜。自己和他虽然刚才认识，没有很深的关系，然觉他对于自己很是爱慕的，所以结伴同行。谁料途中闹出了这个岔儿，以致各自纷飞。我若是丢了他一走，他死了不但怨恨那姓车的的天不假年，恐也要怪我无情，不去救他。不如凭着我的本领，前去趁夜劫狱，把杨乃光救出牢狱，用好语劝他改过自新，不要再去干那种生活，大概他总能听我言的。

于是莲姑又决定要去劫狱了。好在身边带着佩剑，艺高胆大，无往不利。便去监狱面前细细察看一回，然后到一家小旅店内去安身。挨到了黄昏人静，便轻轻开了后窗，一跃而出。幸亏是个明月夜，施展飞行术，疾如鹰隼，找到监狱后面，越墙而入。但不知杨乃光监禁的所在，东找西寻，瞧见东边一间小屋子里有黯淡的烛光射出，掩过去向屋上偷窥时，见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狱卒正独自坐在里面喝酒。她遂飘身而下，一个箭步从窗户里跳将进去，拔出佩剑在狱卒面门前扬了一扬。那狱卒吓了一跳，当啷啷酒杯落地，正要喊出

声来，莲姑早娇声喝止道：“不许声张！否则须吃我一剑！”狱卒道：“女菩萨，你饶了我一命吧！”莲姑道：“你若要我饶你的性命，那么快快说出杨乃光械系的所在。”狱卒道：“就……就在后面……第……第……第……第一百十六号……号……号……号里。”莲姑道：“我不认得路，你须引导我去。”狱卒只得答应。莲姑一手握剑，一手揪住狱卒的辫子，带在手腕上，喝一声“走！”狱卒硬着头皮走出小屋，把莲姑曲曲折折引至一个所在，从身边取出钥匙去开了门，说道：“这里面就是那杨乃光大盗了。”

这时远远地有更锣声音，莲姑恐防狱卒要叫喊，便手起一剑把他刺死在地，尸首抛在黑暗的墙隅。然后走进屋子，运用夜眼，见左边黑暗里蹲着一个人影，大约就是杨乃光了。便轻轻问道：“杨先生在此吗？”听那边答道：“我杨乃光在这里。来的莫非就是宇文姑娘？”莲姑答应一声，急忙过去，摸着他身上的铁索，把剑砍断了锁，脱去铁索，解除脚镣和手铐。杨乃光方才一跃而起，说一声：“多谢姑娘援救的恩德！”莲姑也不及回答，返身引导着杨乃光到外面，说一声：“走吧！”二人一前一后，跳上高墙，有如两头猿猴，连跃带跳地出了牢狱，跑到隐僻的小巷里，方才立定。莲姑开口问道：“杨先生，怎样忽然闹出这岔儿来呢？我终不明白。人家都说你是个飞贼，所以你的朋友把你告发，捕送官里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会作贼的，所以冒险前来救你。”杨乃光听了，脸上不由一红，说道：“这件事说来话长，待我以后再告诉你吧。那姓车的真是王八羔子，我待他不错，他竟不顾信义，卖友求荣。若非姑娘前来援救，我这条性命不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吗？现

在我要求姑娘同我到车家去，一不做，二不休，必要把我的仇人杀却，以出我心头的怨气。”莲姑点点头道：“姓车的真不够朋友，我就随你去走一遭。你认得路的，打先导吧。事不宜迟，免得走漏了风声。”

于是杨乃光引着莲姑飞奔车家而去。莲姑觉得杨乃光的飞行术真是不错，高出自己之上，暗暗佩服。到得车家，二人都从墙外飞身跃入。杨乃光是熟路，至车雄卧室之前，莲姑因杨乃光手无兵刃，便将自己的佩剑递到他的手中。室内灯光尚明，谅车雄尚未入睡。二人将唾沫湿了窗纸，戳了一个小孔，一齐向内中窥视。莲姑瞧见室中桌子前有一个黑面短髯的人，身躯很是高大，正在用着天秤秤银子。桌上一包一包的银子堆得不少，那人秤过一包，便用笔记在簿上，一面又到柜内去搬取，不知他忙着秤这些银子做什么。靠里炕上睡着一个妇人，连连呼唤道：“此时已近三更了，你为何还不要睡觉？只是盘算这些东西做什么？好好地锁在柜里，偏要把它搬出搬进，横秤竖秤，真不怕麻烦的！”那人笑嘻嘻地答道：“你不知道，我不久就要做官哩！武亲家对我说，巡抚因为我设计擒了杨乃光，记我一个功劳，保奏上去，可以博个一官半职。现在最好先送些银子给巡抚大吏，好让他派得一个肥缺，将来多捞些油水，不是值得的吗？所以我要拿出一千两银子去呢。”妇人道：“你有了这些家私，尽够用了，还要过官瘾，全不想想当初在草棚里的时候吗？”那人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请你做官太太不好吗？”莲姑听得有些不耐，便凑在杨乃光耳朵上低声问道：“此人可就是车雄吗？”杨乃光点头道：“就是此贼。我要下手，等不及他睡眠了。”便在窗外喝一声：“姓车的，你不该把我灌醉送官，负

心卖友。快快出来纳命！今晚有了你，没有我；有了我，没有你！”

杨乃光说完这话，把室中的车雄吓了一跳，不明白杨乃光监禁在狱，怎么来此寻仇的。连忙从床边取出一对铁锤，跳出房来。杨乃光早已怒发冲冠，一剑刺向车雄的心窝。车雄咬紧牙齿，说不出什么，抡起双锤和杨乃光战在庭心中。狠斗了一百余合，不分胜负。莲姑在旁瞧着觉得车雄的武艺着实不错，久战恐怕耽搁时候，心中好不急躁。正想上前相助，却见几个下人擎着火把刀枪前来，高呼快捉刺客。莲姑更不敢怠慢了，一个箭步跳过去，飞起一足，早把一个下人踢倒在地，抢得一柄单刀拿在手里，杀奔车雄。

车雄见又有一个少女来战，心中不胜忐忑。他素知杨乃光本领高强，现在又加上一个劲敌，心里不免有些发慌，手中锤法渐乱。杨乃光的宝剑将他紧紧逼住，莲姑觑个空隙，一刀刺入车雄的后腰。车雄大叫一声，正想逃遁，杨乃光一剑横扫而入，早劈中他的膀臂，跌倒在地。杨乃光又是一剑，将车雄的头颅割下，仰天大笑道：“我仇已报，总算出了一口气。要谢谢宇文姑娘的。”这时车雄下人早已惊走四散，莲姑对杨乃光说道：“我们快走吧，别再留恋。说不定车家下人要去报官哩。”杨乃光点点头，遂把宝剑还给莲姑，自己向地上拾起车雄的双锤，说道：“便借这一对家伙用用吧。”又到车雄房中，向桌上掳了许多银子，揣在他的怀里。莲姑笑道：“你眼热着这些银子吗？”杨乃光道：“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拿来散给贫民也好。”莲姑去找车雄的妻子，早已不见。于是二人飞身上屋，离了车家。

正想出城，忽听街上号筒声音，一片喊声拿人，有许多

兵丁追来。二人知道事情已是泄漏，遂急忙向东城飞跑。此时，城门已闭，城上也有兵丁把守。因为狱卒的死尸已被更夫发现，同时觉察大盗杨乃光已越狱而逃。报告与县官知道，好似打了一个晴天霹雳，连忙请城中李守备派兵一营，出外四处搜捕，一面又去禀巡抚。巡抚赫然大怒，着令李守备速捕大盗归案。那李守备是个军功出身的战将，本领很好，跨马持枪，带领兵丁上街去追拿，但仍不见踪影。因为杨乃光和莲姑躲在东边一个古塔之上，大家没有防到，且也没人有本领上去。将近天明时，二人偷瞧城墙上守兵稍远，便一溜烟从古塔上一层一层地跳下，攀登城垣，从可以接脚的地方翻出城关。然当二人逃到城外时，天色已是微明。城外吊桥边也有兵丁戒备着，瞧见了二人，连忙拦住去路。早被莲姑跳过去，砍倒了两个，闯过桥去。走了不多路，听得背后的呐喊声音，李守备早接到了消息，亲自追来。杨乃光对莲姑说道：“可恶的狗官，逼人太甚！困兽犹斗，况我杨乃光并非无能之辈。不给他一个厉害，他们不肯退走的。”遂和莲姑一齐立在道旁。杨乃光挺着双锤，圆睁两目，等候着官兵追来。兵丁们见前面两个人握着兵刃站立，知道就是越狱的大盗了，又呐喊一声，蜂拥而上。杨乃光摆动双锤，锤头到处，一个个东仆西跌，哪里是他的对手？李守备一马冲上，骂一声：“狗强盗！”将手中长枪紧一紧，刺向杨乃光的脸上。杨乃光把铁锤拦开枪头，还手一锤，向李守备马头打去。李守备将马一拎，让过这一锤。两人酣战数十合，只听杨乃光猛喝一声，一锤正中李守备的大腿，翻跟斗跌下马来。兵丁们慌忙上前，把李守备抢护着退去。杨乃光回头向莲姑微微一笑道：“便宜了他，但这只腿恐怕要残废了。”莲

姑才瞧见杨乃光的武艺，暗暗惊喜，也说道：“他们受了挫折，不会来了。我们走吧。”杨乃光瞧见道旁守备的那匹银鬃马还在啃草，便去牵了过来，向莲姑道：“我的坐骑恐怕没有了，借来一用。但不知姑娘的黑卫在哪里？”莲姑道：“在前面小镇上。”杨乃光遂牵着马，和莲姑向前赶路。一会儿早到了那镇上，莲姑叫杨乃光在近处稍待，立刻回到小旅店里，把房饭钱付讫，拿了自己的包裹，牵了黑卫便走。店中人见了莲姑的行踪诡秘，也觉得有些奇异。莲姑遂和杨乃光各自跨上坐骑，向南飞驰。

这天晚上，到了范村。那地方没有旅店的，二人便向一处大户人家借宿。那人家姓滕，主人很是好客，错认二人是少年夫妻。二人也就将错就错，没有声明。只说他们姓杨，是潞安大族，此番从五台山进香回转。主人信以为真，特地在他宅里花园深处，辟精室为二人下榻，治饌款待。晚餐后，杨乃光和莲姑经下人引入花园，到一间小轩里安睡。轩中陈设甚是富丽。坐定后下人献上茶来，旋即退出。月色很好，二人不欲即寝，从小轩里走到外边，在花园中散步。明月在天，人影在地。四围花木扶疏，风移影动，境至幽静。二人循着曲径走去，在假山石上一个六角小亭中石凳上对面坐下。杨乃光瞧着天边圆圆的月亮，和莲姑身上映着的月光，便对莲姑带笑说道：“今夜是十五日，月光真好。如此良宵，难得相逢的。人生真是不可先知，我此番一会啣当入狱，一会儿园中赏月，侥幸得逢姑娘，使我身心愉快。这都是姑娘所赐予的啊！”

莲姑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杨先生，还要冒昧问你。人家说你是飞行大盗，所以山西巡抚要严行捕捉。而那个姓